

略谈张锡纯用药特色

肖 守 贵*

主题词 中草药/投药和剂量 @ 张锡纯

张锡纯,其一生治学严谨,勤求古训,博览群书,言必《内经》,法必《伤寒》,研究药性以《本经》为主。他师古而不泥古,注重临床实践,选方用药务求简练,且能摆脱常规,不拘成法,沉痾宿症无不立应,其用药有很多独到之处,现就其用药特色略谈几点。

1 原药原生 主张生用

张氏经过长期实践,认为药物有一大部分以生用疗效显著,药物生用能保存其本性,而有些药物经过炮制就会失去其原有功效。例如,张氏称“石膏煨后其凉散之力顿失,若是误煨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;赤石脂煨后与宜兴壶瓦无异;山萸制后其敛肝之力顿减”。一些前人认为不经过炮制就不能使用的药物,张氏却力主生用。诸如水蛭、硫黄、桃仁、乳香、没药、鸡内金、麦芽、赭石、赤石脂、山药等皆宜生用。他指出:“水蛭最宜生用,切忌火炙;乳香、没药最宜生用,若炒用则流通之力顿减;桃仁生用取其升发之气,麦芽生用能升达肝气,莱菔子生用则升多于降,取其升气化痰宜用生者;龙骨、牡蛎若用以滋阴、敛火、收敛兼开通者皆不可煨用。”在临床上张氏应用生药治验医案颇多。如治一妇人,患症瘕,用炙水蛭无效后改用生水蛭尽剂而愈。并且指出:“此物生于水中而色黑,味咸,气腐,原得水之精气而生,炙之则伤水之精气,故用之无效。”关于水蛭的应用,《中医杂志》曾有专题笔谈,可为印证,已故名医岳美中教授师张氏之意,用生水蛭、生山药末治愈瘀血生积之案可以佐证。笔者亦有治验之案,曾治一中年男性干

部,两臀部怕凉极甚,即使盛夏所坐椅子亦需加垫,否则即感寒凉彻骨,以温阳补肾之剂效果不佳,遂仿张之意,每晨空腹生硫黄如绿豆大,连服3月,顽疾渐去。

张氏在临床上虽然对有些药物主张生用,但并不能说明他对药物炮制不重视,他曾明确指出:“药有非制过而不可用者,若半夏、附子、杏仁等诸有毒之药也。”他对多种药物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炮制方法,如马钱子、半夏、柏子仁、蒲黄等。我们在研究学习他对一些药物主张生用的经验之时,更应学习他注重实践,用药立意创新,以开拓临床用药之思路。

2 效专力宏 喜欢重用

张氏临床组方简练,用药从不庞杂,处方味少量重,他尝谓:“用药以能治病为宗旨,医者疏方,恒至二十多味,其份量皆在二三钱之间,即将病治愈,亦不知何药之力。”而“行医之道,贵识病之本源,而为提纲挈领之治法,故其疏方也,不过紧要之药数味,以直捣病之要冲而扫除之。”就张氏《衷中参西录》医方类174方分析,方中最多用药12味,且只有2方占1.1%,1味药组方占6.3%,而以4、7、8味药组方居多,分别占14.9%、12.6%和14.3%。张氏在临床中只要认证准确,则必委以重剂,常有一味药用至60~90g者,每效若桴鼓。如既济汤中重在熟地、山萸以固脱,莱菔汤之重用山萸、生龙牡以救脱,硝菔通结汤重用朴硝、莱菔子以通燥结,荡痰汤重用赭石、大黄以除顽痰。张氏认为:“药之所以能除病,所服之药病当之,而非人当之。”如“大黄虽猛,然有病则病当之,恒有多用不妨者,是以治癫狂脉实者,可用至二两”。虽然他在临床上用药纯重,却并非标新立异,而是经过实践探索确知其药性能力而后运用,他所采用的药物均经过亲自验证。故此,即使剧如巴豆、甘

*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,北京市海淀区

(100091)

收稿日期:1994-03-22;修回日期:1994-05-30

遂,峻如硫黄、细辛,都亲尝而后用。他曾嚼服甘遂一钱而直泻十余次,所泻皆痰水而司为开顽痰之药;曾嚼服带皮生桃仁一钱,而心中安然是知生者无毒。张氏一生重剂救大症无算,一是得益于亲自实践,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;二是得益于先贤经验,“医学虽贵自司,亦必启发之有自也。”他在临床重用生石膏除得益于长沙方外,还受余师愚、王孟英等前辈之影响。我们学习他用药纯重的经验,切忌按图索骥,而应受其“启发之有自”之悟,随证变通,灵活掌握,方不至胶柱鼓瑟。

3 灵活变通 研末服用

将药研末服用是张氏在临床用药中又一特色,研末所服之药品种广泛,根据临床需要,灵活掌握,贵重如牛黄、麝香、三七参,毒如马钱子,剧如蜈蚣、全蝎,重如石膏、赭石,平和如甘草、远志、金银花等。就张氏研末服用的目的看,大致有以下几种:(1)用药后直达病所。如治疗咽喉肿痛之清喉丹,以生地切片裹硼砂少许,徐徐嚼细咽之,半日许服完,使药之津液常清润患处。(2)变通服药。如治毛××妻,伤寒无汗,闻药即吐,用梨片、生石膏细末,嚼细咽之。治疗刘允卿厥阴温病,用冰糕、西瓜捣生石膏细末服之。(3)提高药效。如大黄轧作细末服一钱之力可顶四钱煎汤之效;石膏细末服之其退热之力一钱可抵煎汤之半两,此乃屡经自服以验证而确能知其效如是。(4)慢性病便于久服。如治史××“肝积肥气症”,用鸡内金三两,柴胡一两,为末服之。治疗肺癆咳嗽,用生山药轧细末过罗,调以糖送服川贝细末等,均是取其服用方便,缓以图功。(5)加大药量,突击治疗。如治马××,半身麻木,用全蝎二两,盐水炒黄,轧作细末,红糖水顿服。《衷中参西录》中记载研末服者近40余种,占张氏常用药物的六分之一强,足见其应用范围之广。研末服用具有工艺简单、使用方便、节约药源等优点,在当今社会也应引起重视,给予研究。

4 注重配伍 善用对药

张氏一生用药配伍精当,而在配伍中善于使用对药更是为人称道,在组方中所用的对药

多达70余对,若能对证使用,堪称得心应手,现举数对于下。

4.1 白术甘温,善健脾胃,为后天资生之要药;内金善消化,又能化有形之积。张氏将补益之白术与宣通之内金并用,收补而不滞、消而不过之功,可使中焦气化壮旺流通,且久服无壅滞之弊。临床使用广泛,如健脾祛劳之资生汤,健脾止泻之益脾饼,健脾利水之鸡肝茅根汤,健脾开郁之升降汤等。

4.2 收涩开通,茜草海螵蛸:茜草能行血止血、消瘀通经,海螵蛸能通血脉,治血枯,止崩漏,张氏在治疗经多崩带方中必有茜草、海螵蛸两药,因两药均能行血止血,通经止崩,涩而不留瘀,通而不伤正,实为治疗经水过多,崩漏带下良药。

4.3 阳升阴应,黄芪与知母:张氏认为:黄芪温补升气,知母寒润滋阴,两药并用具阳升阴应,云升雨施之妙。又“黄芪补肺气,益肾水之源,使气旺反能生水,而知母大能滋肺中津液,俾不至偏胜。”黄芪之热以知母之凉以济之,互补互制,扬长避短,补气益阴,是张氏临证使用最多的对药。

4.4 涩正祛邪,山药牛蒡子:山药健脾,补肺,固肾益精,滋真阴,清虚热,固肠胃兼有收涩之功;牛蒡子宣肺,润肺,兼有滑肠作用,两药合用,涩正祛邪,滋而微涩,滑而不过,且最善止嗽,故凡虚劳、喘嗽、下痢、遗精等诸症均可应用。

4.5 补破相兼,参芪与棱莪:张氏认为:“参芪能补气,得三棱、莪术以流通之,则补而不滞,而元气愈旺。”三棱、莪术与参芪并用能开胃进食。故此,他在临床上对一切症瘕积聚、气郁、脾约、满闷、痞胀、不能饮食者均以此对药为主立方。笔者对此深有体会,临证20余载,仿张氏之意,根据患者体质及病情,裁定参芪与棱莪用量,扶虚益损,开胃进食,消满除积,运用得心应手,益信其言之不谬。

以上略谈,仅是张氏在临床上用药特色之一斑,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书中,用药独到之处实难尽述,如能认真钻研,定能获益无穷。